

◆小小说

拜神(下)

洞口一中高二 457 班 张雪儿

空地上敲锣打鼓，几个光着膀子的男人扛着粗壮的胡杨树干入场。

有穿着白色大袍子的阿拉伯人举着火把进来将木头点燃。起初只有一点火星子，但也就一眨眼的功夫，那火星突地涨高，化作炽热的火舌，一下子染红了半边天空。而那些被火舌舔舐的粗木，则发出噼里啪啦的爆裂声，流淌着炫美的火光。

呵！一股猛烈的热浪扑到了我脸上，烧得我浑身一颤，一种粗犷的激动颤颤巍巍爬上心头！阿母把我往后一扯，做了个回护的姿势，朝我轻柔一笑。

咚咚——咚咚——

是羯鼓响起来了！穿着薄纱衣裙的异域姑娘们开始围绕火堆跳起胡旋舞来。绮丽的裙摆飞旋得如五彩浮云，一团团地簇拥在火树的周围，恣意地绽放自己的娇美。

人群中的口哨、掌声、哄闹此起彼伏，羊奶酒的香气好像泼洒在天地之间，将人影、酒香和火光揉碎在一场奇怪的、悠远的幻梦里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呢？

“祭司来了！祭司来了！”

伴随着惊呼，人群中豁开一道口子，一个穿着臃肿黑袍的男人，举着一根比自己还要高出半个头的木杖，众星捧月般地踱了进来。他的耳上戴着铜铃大的金色圆环，面色苍白，没有表情。他的厚重的嘴唇不断蠕动，那些破碎的文字开始串联成一组神秘而不可知的咒语，遥遥地向天边传响。

咚咚——咚咚——

我看见那些胡姬飞旋的舞裙，交错成色泽艳美的花甸，听见激越昂扬的羯鼓一声盖过一声，像是海岸边不断上涌的白浪，仿佛心头被激情兴奋的热潮冲刷了一遍又一遍。在火光的交叠明灭里，金发的、褐发的，蓝眼的、黑眼的……人群簇拥过来，虔诚地走上火堆，仿佛有遥远的天光刺破浓黑的云层，降临到人们的头顶、肩膀、手心……

一卷风沙如轻鸾剪影般的，突然在我的眼前闪过。

不知何时开始，空气骤然变冷。一股阴寒的空气从地面攀了上来，以一种诡异的方式与热烈的火舌交战。这种战斗悄然无息，火舌时而暴增，时而萎靡，像是一种极不安定的征兆，加剧了我心中的

不安。火光本就是明灭不定的，可这样的扭曲又让我感到格外惶恐，我想起那一卷风沙，心跳似乎更加迅速了。

仪式还在继续，满天的星河将光华洒在这片广袤的大漠上，我似乎可以看到远处连绵起伏的沙丘，那些如同海波一样缓缓沉浮的沙粒，仿佛构成了一个绝妙的幻境。

来了……狂风撕裂空气的声音从城池的一侧拔地而起！

羯鼓息了。胡旋舞停了。熊熊跳跃的火舌在一息之间只剩黑烟。

虔诚的信徒们终于睁开了双眼——他们看到了什么？——那也许是云吧？黄色的浓云飞速地逼近！它就像一只摧枯拉朽的妖怪，张牙舞爪地卖弄着它无比强大的力量，前进、撞击、破坏！像是离开了铁笼的野兽，失控地四处狂掠起来。

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望向无尽的寰宇，压下心里所有的惶恐不安，虔诚地、作为一个信徒，去祈求我们的神明降下福祉。耿耿的星河在夜空中流淌，是我从未见过的深邃和辽阔。

神啊！救救你忠诚的信徒吧！

狂风到了城外。

但是挡住了！是那些强韧如铁壁一般的胡杨林挡住了这只可怕的妖怪！是神的光芒降下了！

可是……那妖怪回旋，撞击，撕扯，冲刺……总之无所不用其极。较单薄的胡杨被连根拔起，狠狠地朝城里砸来。人们尖叫着，惶恐着。阿爹脸色发青，伸出健壮的胳膊，拽着我往后退。可是有用吗？既然甩掉了碍事的蝼蚁，那妖怪就更加猖狂，更加激动了！连大地都为它的疯狂颤抖——很快，很快这只可怕的妖怪就获得了自由，向着人群冲撞进来，可是这一次，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它了。

“神明……不再愿意保护我们了！”穿着黑色长袍的祭司身体诡异地一颤，失声怪叫起来。他的嘴角咧开一个神秘的笑，笑意很深，叫人颤栗；他的脸色反常得苍白，没有一点血色，像是涂抹了白色的脂粉。

树桩烧焦的气味像一只无形的大掌，铺天盖地地朝着人群覆

下。然而近处是滚滚的黑色浓烟，远处则是飓风卷着散漫的尘埃迫近了。明月隐入云层，浮云渐阴，白日留下的燥热与火舌舔过的热浪都荡然一空。

狂风抵达了城池。它像是盲目的疯子，蛮横地摧毁掉那些粗犷庄重的房子；凡是这个疯子经过的地方，都被黄沙埋住。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沙子朝我扑来，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，我憋红了脸，想要逃离，但那可怕的疯子抓住了我，像是一方深沉的沼泽，我渐渐失去了意识。

我在无尽的黑暗里迷路了。好像做了一个冗长的梦。梦里的细节已经记不清楚了，但我好像看到了漫天燃烧的大火和柔和流转的月光，听见了远远传来的铮铮羯鼓之声。

咚咚——咚咚——

一个上窜下跳的老头扯着我的头发把我弄醒，他穿着肥大的黑色袍子，蓄着稀稀拉拉的几根白发和胡子，手里抓着一把浅黄色的、勾画着各种奇怪细线的纸条，他神神叨叨地在说些什么，这样的装扮我很眼熟，可是总想不起是在哪儿见过。

“怪哉！怪哉！岂不怪哉？”老头怪叫着，冲进一片断壁残垣，他的眼里闪着泪光，好像在为什么而哭。

这里只剩下颓圯的城墙和被风沙剥蚀得辨不清原样的斑驳房屋。老头抚摸着古老的残壁，像是抚摸自己疼爱的孩子一样，动作轻柔又温和。

“这里是楼兰遗址……”“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？”他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我。

我摇头。

老头又笑：“是他们……是他们自己，用最虔诚的信仰毁了自己的神啊！怪哉！怪哉！岂不怪哉？”

尽管前言不搭后语，但他的脸上确实是扬起大彻大悟的笑。他半是笑着半是哭着，指着遥远的沙漠。我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。那里，铺满黄金般的沙地起伏伏，像是海上因风涌起的波澜，它们相互追逐，又在某一个恢宏广博的时刻凝固。而孔雀河沉沉地淌过大漠，像是亘古的银色长练，划破了这片苍老的沙漠。勇士般的胡杨在这里永远沉睡。

远处也许还有羯鼓在敲响：咚咚——咚咚——

心底的幽香。西尔万·泰松追求梭罗在瓦尔登湖旁的哲思回响，选择在西伯利亚的森林中看云卷云舒，观虫鱼鸟兽；郭川辞去高薪却枯燥的公司总裁，选择在浩渺汹涌的太平洋中搏击风浪，历练灵魂；余秀华用诗歌的点点甘露润泽平常生活的大地，吟诵出“我心孤独，一如从前”的不甘平庸和淡然超脱。他们都是这个时代里的开拓者，挑战者——破开紧缚的茧，化成逐香的蝶。

“岁月悠悠，衰微只及肌肤，热忱抛却，颓废必至灵魂。”这是塞缪尔·厄尔曼在《青春》里对青年人的告诫：“休将白发唱黄鸡，门前流水尚能西”，这是苏轼在《浣溪沙》里的豪言壮语。我们需要以“饮冰十年，难忘热血”的斗志昂首挺胸在人生路上，我们也要以不惧时间催发白的意志珍存心底的梦想，破茧化蝶，探幽逐香。

打破狭小的茧，羽化绝美的蝶。不苟且于方寸之地，逐香于幽谷深林。让生命光芒四射，让人生繁华似锦，我们需要成为一只破茧逐香的蝴蝶。

（指导老师：杨能荣）

◆诗园

春 事

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侯振山

换一种情书的格式
再为你写一首唯美的小诗
寄不出的雪白信纸
黯淡了伤感墨汁
蒲公英，散开成了浪漫往事
笔尖，再也捕捉不到梦幻的洁白羽翅

碎雨安静地把江南打湿
梦，醉醒在故里桃坞的花姿
放牧着情绪，轻柔地把回忆丢失
落花的心声，铺满了荡漾的春池
如水的月，酿成了一曲盈泪的相思
冰冷灯影，婉约了一首豪迈的宋词

眼 睛

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李碧源

每一个生命的寄体
都有一个小小瓶口
你可以观察世界
世界也能看你
你看到
太阳冲出海底

春雨滋润着茉莉
蒲公英种子勇敢地融化在风里
可是你
从未到达海底
忌惮她的高贵美丽
也没有流浪的勇气



花之韵

刘玉松 摄

◆记录

小城

隆回县第二中学初二 153 班 黄玉莹

我是越来越爱它。和朋友趁着学校放半天假，去了环城的那条河的对岸。渡河的小客船随着水流轻轻地晃动。我极为兴奋的踏上船去，拿着自己那份救生用具。开船的是个五六十岁的妇人，用竹竿撑着岸将船微微推离岸边，而后发动了船的引擎。我望着那离我很近的、有淡淡水波的河面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我是第一次坐船，也是第一次来这个小城。

河对岸开了大片大片的油菜花，有肥胖的蜜蜂在上头盘旋。我们沿着河岸一直向前走，目的地是不远方的一处石壁。想去看看那峭壁上，有没有长得好看又没见到过的花。沿途一个正在田间劳作的妇人与我们攀谈起来，并送了我们一人一节自家种的甘蔗，给我们指了去那石壁的路，她的狗卧在田间，不叫不嚷，安详极了。

到了石壁的下面，却是没见着什么奇花异草，倒是有一片不大不小的草地，没过脚踝。一棵粗壮的大树就在岸边，在这片草地旁，我们欣欣然再次穿过来时经过的那片小竹林，却遇见了几个同校的学长，他们也是冲这儿来的。我们看着他们在那嬉笑，也与他们一同大笑，无声的河畔被我们弄得笑声不绝，竟有些热闹。

走时，我远远的望见了河流转弯的方向。那边可以清晰的见着，有高大的楼房。没有被楼房挡住的公路上，有行人和汽车来往，我脑海里那里街道上的车水马龙，有行色匆忙的路人，有琳琅满目的商

场，也有这田间的油菜花，有这耕作的人，有乖乖趴在田间的小土狗，有那微摇晃动的小客船。

我可以直接从教学楼里望见城市的中心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我望见那里灯火阑珊的光彩，听见有些模糊的汽鸣，自己也像是落入了一个不眠不休的交织着盼望的梦里，广场上射向天空的光束，叫嚣着那里不灭的光芒。

我又望向另一边，灯光寥寥无几的另一边。客船已经停运了吧，几家的灯光亮着，似是黑夜里巨大的野兽睁开的眼睛，几声犬吠传来，才让人明白，那一片黑暗下覆盖着劳累的人们，这小城里不曾停留的人们，有的依旧向前，有的一夜好梦。

那都是这座小城里的风景，包括那光彩照人的城市的中心，包括那开满野花找着野草的资江河畔，那都是小城的人，包括那走在街道上行色匆匆的路人，包括那嬉笑在油菜花田的学生。我自然知道，这个小城还会给我太多太多的惊艳。可哪怕我只是在小城的一隅，也已是深深地爱上了它。

它值得所有人，走在那条贯穿整个小城的公路上，一直从这头，走到那头。

它值得每一朵花的香，值得你点一盏茶，坐在树上，好好品一品。

它值得你去找你桃花开满天，灼灼其华。

小城，小城，小城故事多。

（指导老师：刘剑）

◆感悟

逐香还须破茧蝶

隆回一中 625 班 郭雨伦

一只卑微的毛虫，是愿意在温暖的茧里蜷缩度日，还是破茧化蝶后翩跹飞舞，闻花逐香？小小的茧狭小、闷热，却也是瘦弱身躯的安居之地；破茧的过程漫长，痛苦，却能长出华美的翅膀。是甘于苟且碌碌平凡，还是勇于挑战实现梦想？人生之路上，我们需要成为一只破茧逐香的蝴蝶。

“其生若浮，其死若休”，死生沉浮间，做一只破茧逐香的蝶，无牵也无挂。苏轼曾言人生不过是“隙中驹，石中火，梦中身”；荣华富贵，不过虚名微利；漫漫红尘中或许只有无尘清夜，如银月色才是沉淀于心底的珍贵与慰藉。携一把素琴，带一壶清酒，身披蓑衣穿行世间冷雨，心存热血放歌“大江东去”，以笔以诗剖开俗世的匆忙与庸碌，苏轼衣袂飘飘间已然寻得心底的幽香缕缕。破茧后的

苏轼从容、洒脱、智慧、明达。或许只有挣脱束缚的茧，才能赏云开月明，听碧海松涛，才能做一只遨游于天地苍茫之间无拘无束、寻幽逐香的蝴蝶。

伊恩·麦克尤恩曾在《赎罪》中指出人生的无奈：“出生、死亡，两者之间是脆弱。”不仅仅是生命长度与肉体上的不堪一击，在时间长流的冲刷激荡之下，棱角再分明的顽石也终将成为圆润的鹅卵石——处处平滑却是甘于现实的麻木。就像《炼金术士》里卖爆米花的小贩终究没有成为追逐梦想的圣地亚哥一样，他也像我们许多人选择蜷缩在狭小温暖的茧中，全然不顾茧外大千世界的精彩纷呈。可是，总有一些不甘一生循着既定轨迹的毛虫，对于“人生到处知何似”这个问题的答案，他们选择破茧化蝶于红杏绿枝间，骄傲地寻觅